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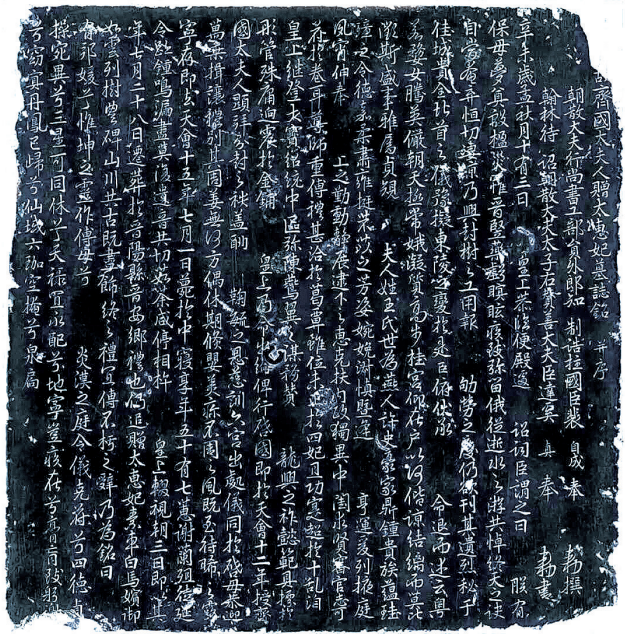
# 访并州碑 探五代史

李时霖

在古代中国,除少数个例以外,女性往往屈居于历史的配角。如今,因墓志、买地券等大量“地下之新材料”得以发现,女性史正逐步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收藏的两方墓志,就铭刻着五代十国两位王姓女性的人生断章。

## 五代后晋“王氏小娘子”墓志

2005年9月,太原晋祠宾馆院内发现一座五代后晋时期单砖墓。彩绘砖雕墓室中发现了11件随葬品,墓志只有128字,三言两语就交代了早夭的女性墓主人的基本信息:“河东节度押衙、充都盐麹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郭知密敬为故琅琊王氏小娘子,时大晋天福二年(937)岁次丁酉孟夏月十八日庚子,于晋阳县界赤桥社龙山之原安立莹域。千秋万岁,永附山川。故记。”被称为“王氏小娘子”的墓主人,她的身后全靠后晋河东节度使下属的负责盐、酒专卖的官员——郭知密一手操办。可惜这位出身名门“琅琊王氏”的年轻女子,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因某种不测,丢了卿卿性命,她的本名、社会关系、生平,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团。只剩下墓葬中的银钗、铜钗各一件,还铭记着她在乱世中不曾磨灭的印迹。



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志(作者供图)

## 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志

2009年底,太原市晋源区晋阳河村又发现一座五代十国墓葬——北汉太惠妃王氏墓。在这座精美的壁画墓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方珍贵的行书墓志。志文中写道:“洎皇上继登大宝,绍统中庭,弥陈燕翼之谋,务赞龙兴之祚。懿范具标于彤管,殊庸迴震于金铺。皇上乃命出轮,俾行启国,即于天会十二年授齐国太夫人,显拜分封之秩,盖酬鞠毓之恩。慈训六宫,出处仪同于启母;恭迎万乘,揖让礼别其周姜。”这位太惠妃,是北汉开国皇帝刘崇的妃嫔,也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媳。北汉乾祐七年(954年,北汉刘崇沿用后汉年号),刘崇病逝,刘崇之子刘钧继位,太惠妃也曾短暂辅佐朝政,北汉天会十二年(968),她被册封为齐国太夫人,三年后,北汉天会十五年(971),57岁的齐国太夫人王氏因中风撒手人寰,被刘钧追赠为“太惠妃”,身后留下了一座精美的壁画墓。同样姓氏、同为乱世,太惠妃王氏比起王氏小娘子,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活到了乱世中的高寿门槛,躲过了城毁国亡的悲剧。

## 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

五代十国时期的晋阳城,有着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等众多豪杰武夫的风云际会,更有历朝历代留下的江山胜迹、金城汤池。唐初,游历晋阳的玄奘就曾写下“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绿,汾水一条清”的诗篇;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更多晋阳人寄情于山川形胜,藉以忘却兵火战乱的惨状。

晚清胡聘之在《山右石刻丛编》中,辑录了多方五代十国碑刻,其中就有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二年(945)“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碑文开头写道,当时的蒙山开化寺“金绳宝树、雁塔蜂台。大有庄严,铄光像法”,可见这座从北齐始建并雕凿大佛、在隋代重修并建造大像阁保护大佛,历经唐代多次重修,再由李克用重建大像阁的寺院,规模宏大、非同一般。

后晋时期,刘知远受封北平王之后,几乎倾其所有,重修了“五层一百三十间”的大像阁,还有开化寺诸多殿宇。在刘知远重修大像阁后,大像阁有了一个新名字——庄严阁。可惜到元末明初,大像阁毁于兵火,蒙山大佛头部也崩塌粉碎,开化寺逐渐毁废。1980年,蒙山大佛残躯重新发现以后,再寻找“重修蒙山开化寺庄严阁记”,不过只剩几块碎石而已。所幸,2015年,考古学家在蒙山开化寺大像阁遗址上,清理出了散碎的“唐朝重修大像阁价钱碑”,经过修复缀合,判断这是五代重刻碑。碑上记载了唐末李克用重修三层大像阁的工程账单,详细记载了修大像阁所用各种材料名称和数量、人工数、经费总数,如“大枋木兼长梁共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五根条”“大柱一百六十条”等,总用工“三十五万三千四百工,价钱五万九千”,经费总计“价钱二十一万八千贯文”,换算达2.18亿钱,在唐末甚至可买到2

万多头耕牛,不啻为一笔巨款。“价钱碑”的刻立年代,有可能在后晋时期刘知远再次重修大像阁前后。刘知远重修大像阁竣工两年后入主汴京,可惜好景不长,北汉乾祐元年(948)年初,刘知远病逝,留下了那律德光那句“为何天下选择他而不选择我”的长吁短叹。修复完成的“价钱碑”,如今立在太原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中,继续警示后人清廉干事、透明做事。

## 天龙寺千佛楼碑

《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唯一一通北汉碑刻,是现存天龙山圣寿寺东小院廊碑的“天龙寺千佛楼碑”。“千佛楼碑”刻立于北汉广运二年(975),行书,上千字碑文如今已剥蚀不少。碑文中记载了天龙山的灵秀风光、天龙山石窟的昔时盛景,还有天龙山的得名由来:“帝宅之西,五里而远,群山邃谷,延袤萦拥。北自乾乾,南距申酉,苍崖峭壁,怪石灵泉,辟罗荫乳寰以夏寒,襄桂响晴晦而冬绿”“懿哉坤维之上,一舍之遥,俯木阴翳,奇峰峭崿,上有平址,东西仅五十步,北倚石壁,有弥勒阁,内设石像,侍立对峙,容旨温其磨之巧,代不及及,昔睿宗皇帝(刘钧)再加添设,功用宛然,次东有池水甚洁,澄湛凝碧”“驯岭西下约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龙’。故《易》又云:‘夫龙者,潜即勿用,飞即在上。’‘天龙’之名,固其宜矣。”这就为天龙山石窟第9窟完工于北汉提供了佐证,也交代了天龙山山名源于《易经》中的“飞龙在天”。1000多年过去,除了石窟惨遭劫难,天龙寺和漫山阁屡毁屡建,天龙山绿树成荫、清泉琤琮、云环雾绕的美景,不减当年。清代初学者吴任臣通过参考“千佛楼碑”碑文,订正了以往史书对北汉年号的误记。清乾隆年间,金石学家王昶将“千佛楼碑”收录入金石学巨著《金石萃编》中,可见其史料价值独特。

## 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

清徐县城以西,马峪乡碾底村东北梵宇寺内,还保存了另一通五代十国碑刻——“北京龙林山梵宇寺记”,这通碑刻如今已套上玻璃罩,足以显示它的弥足珍贵。“梵宇寺记碑”立于北汉天会七年(963),碑文中提到了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第一次重建寺院时“仿鸞峰而取样,依庐岳以开基,台榭侵云,林莺鸾日”和“地形峒峒,山势幽奇”的盛景,还有那“甘旨澄清,迄今而溢”的圣龙泉。碑文还提到了梵宇寺现存最早建筑——文殊石塔的建造年代“贞元十三年(797)”,为文殊塔建造于唐代提供了确凿的文字信息。又据碑文记载,到北汉天会元年(957),梵宇寺有十六罗汉堂等殿宇房舍多间,规模可谓宏大。可惜,抗战时期,梵宇寺被毁,碑石埋没土中,直到2004年6月修建蓄水池时,方才重见天日,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佐证五代十国时期太原称为“北京”的碑刻。“梵宇寺碑”“千佛楼碑”立碑不过十几年,北宋灭亡北汉,晋阳城也毁于水火,“北京”风华化为焦土。(下)

# 武则天故乡的那座溪亭

王学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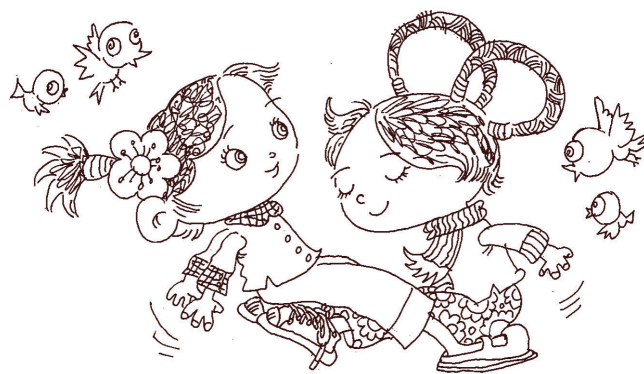
原地区的风景名胜,是仕宦们吟诗宴饮的雅集之地。两年后的冬天,官员吕陶专程来游寿宁寺、瞻仰攀龙台碑后,写下《游文水寿宁院》长诗,其中写道:“门阑闲逐户庭幽,金碧间斗皆煌煌。并人事佛素已谨,挟以富力尤辉光。”诗中的寿宁寺,依然保留着皇家气派:殿门高大,宫内深邃,庭院广阔,金碧辉煌。而“三朝宸札旧所赐,奎文宝迹人间藏”一句,更透露出寿宁寺不仅是一处风光优美的名胜地,更是珍藏高宗、武则天、睿宗三位帝王御书宝迹的博物院、档案馆。

宋代书法家张商英也曾到访溪亭,写下《溪亭二首》:“林檎园北小桥南,水绿山青不易兼。戴胜降时桑破甲,鸳鸯啼处稻抽尖。”诗中描绘的景致,已是田园风光与佛寺园林的完美融合。与他同朝为官的石介,则在溪亭壁间题诗:“水近村东寺近南,水明山秀寺仍兼。烟岚远村浓还淡,云绕孤峰秃尚尖。”诗中不仅写了寿宁寺与溪亭的位置,还提及院中“诗刻唐人碑,质致金宣,梵译字鲜鲜”——那些唐代留下的碑刻,那些密密麻麻的经幢文字,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座寺院的前世今生。

自唐宋以至金元,寿宁寺一直是文水境内的巨刹。明洪武年间,思贤、能仁等六寺并入,形成巍峨壮观的寺庙建筑群。寺外古柏森列,柏纹皆左扭,成为文水古八景之一的“寿宁怪柏”。而溪亭,这个曾经承载女皇故乡之思的小小建筑,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模糊了身影。明代《永乐大典》中,只有简略的记载:“官室:溪亭,在文水县寿宁寺内。”清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寿宁寺,在(文水)县北北徐村,唐天授元年建,寺前聚柏千株。”那时的寿宁寺,怪柏风貌依然;那时的溪亭,巍然屹立如初。今天,当我们站在由徐村衍生出的北徐村、南徐村的土地上,已经找不到当年溪亭的踪影,寿宁寺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只有那些古地名:皇头沟、皇背地、五龙山,和那棵凤凰古槐,记载着曾经的辉煌。

## 压压摇

郝妙海



斌礼绘

# 孙楚智辩「漱石枕流」

孙琨

在晋祠难老泉东北的石塘北岸,有一座建于1917年的单檐歇山顶建筑。北檐下悬挂木质匾额“真趣亭”,源自古诗“此间有真趣,醉卧不思归”。亭下石券门洞名曰“洗耳洞”,其名来源于“枕流洗耳”的典故,这个典故与晋代太原人孙楚有关。

《雍正太原县志》载:“孙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年四十余,始忝镇东军事,迁卫将军司马。时龙见武侯井中,群臣将入贺,楚独劝帝举贤任能,修德再变。惠帝初为冯翊太守。”

孙楚,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西晋官员、文学家,才藻卓绝,爽迈不群。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实行九品中正制,中正就是具体负责的官员。王济担任大中正时,朝廷询问其所辖郡中人士的人品和才能。问到孙楚时,王济评价:“天赋非凡,英俊博学,出类拔萃。”

孙楚40余岁任镇东参军,迁著作佐郎、驃骑参军。后投靠扶风王司马骏,任征西参军,因负才侮慢石苞遭弹劾“汕毁时政”,弃官十余年。复任卫军司马时,曾上言主张举贤才、赦小过。晋惠帝初任冯翊太守,卒于任上。

孙楚的文学才能很高,留下了很多诗词歌赋。《世说新语·排调》载,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枕石,用石做枕;漱流,用流水来漱口。洗耳,比喻不愿意过问世事,枕石漱流本用来比喻隐居山林,这一不经意的颠倒,引发了一段富有深意的对话。孙楚不但未窘迫,反而顺势阐释出更深层的精神内涵:枕靠流水,是为了洗涤耳朵,涤荡世间的尘俗喧嚣与功名杂念;以石漱口,是为了磨砺牙齿,象征着坚守高洁品格、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志。

东汉以来,门阀士族越发森严,寒门士人晋升艰难。即便是出身名门的孙楚,也长期仕途不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归隐成为士人逃避现实、坚守本心的常见选择。面对功名纷扰,孙楚在不经意间以枕水涤耳避世器,磨石砺齿守孤高,道破了士人归隐的真正追求,那就是以自然为器,炼就超然风骨。

孙楚为智辩而产生的“漱石枕流”这个词增添了生动的内涵,展现了古人对隐居生活的独特理解与追求。“漱石枕流”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象征意蕴,成为后世文人墨客竞相引用的经典表述。

这个“口误”经过口口相传,最终被《晋书》收录,成为专用于描写隐逸生活或赞美清高品格的成语,并进入儿童的幼学教材。唐朝李瀚编写的儿童识字课本《蒙求》中有“裴楷清通,孙楚漱石”。明代程登吉编撰的蒙学经典《幼学琼林》中有“隐逸之士,漱石枕流;沉湎之夫,藉糟曲”。

各地有很多以“漱石枕流”命名的建筑景观,以及摩崖石刻。如庐山五老峰脚下的白鹿洞书院、上海嘉定秋霞圃、无锡锡惠公园的中国杜鹃园、杭州灵隐寺冷泉、温州雁荡山,等等。日本现代文学家巨匠夏目漱石,其笔名“漱石”也是源自“漱石枕流”这一典故。

# 同怀抱者好知音

徐建宏

其一  
闲统金源气压辽,  
中州文献总寥寥。  
诗篇赖有斯人在,  
半壁犹堪敌宋朝。

其二  
生平学杜皮兼骨,  
偶效苏黄亦示奇。  
禾黍故宫歌代世,  
泪痕多似少陵诗。

——清·徐继畲  
《读元遗山诗二首》

在中国文学和史学传承乃至文化链条中,元好问是一个不可忽略甚至必须仰望的存在。他身处乱世而悲欣迭变,志在匡济而力有不逮,遂以诗志世,存史明志,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而独特的文化财富,引发了后来者的连绵评述与慨叹。

清代纪昀评论道:“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作,则兴象深透,风格遒上,无宋南渡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铭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作为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元好问被誉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所以徐继畲在《读元遗山诗二首》的通篇抒写中,都围绕这一特质展开。

第一首诗中,“闲统”一词,表达了作者对金统治者的不屑认同,“金源”则是指元好问多年奔波收集积累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上百万字的史实资料,称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元好问编著的《中州集》,是金代诗歌总集,里面收录了金朝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并为每位作者写了小传,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所以徐诗说:“诗篇赖有斯人在,半壁犹堪敌宋朝。”可以说,正是相同的怀抱,相同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才使徐继畲在隔了六百余年,对他所认同和敬仰的先贤作出如此不遗余力的高度评价。

第二首诗,仍然重在揭示元遗山诗的风格和本质。元诗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清四大家赵翼评论他的“丧乱诗”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造就了这沧桑句便工之作。元好问的诗主要学杜甫,同时受苏轼、黄庭坚的影响也深。他曾有“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的诗句,藉以自嘲自况,确实是形象传神。

徐继畲作为清代末期的封疆大吏,除了不负皇帝之翻书,还在抚边之余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思想地理专著《瀛环志略》,同时也勤于治学,有多种史地略略专著传诸后世。与元好问所处的时代相比,虽不至于“丧乱”,但已是吏治崩坏、贪腐成风,所以他才能在读诗的过程中体会到元好问的幻灭体验。这正是一种隔了数代时空同怀抱者的知音之解。

扫码看视频

# 大孟村里说大禹

庞玉生

大孟村地处阳曲县北部,紧临太忻大道,也是大孟镇政府所在地,地理方位便捷,区位优势明显。有关大孟村,有个顺口溜:“大孟川真平展,吃穿不愁养懒汉。”大孟村四周高,中间低,这种黄土丘陵地带少有的平展,造就了阳曲县有名的米粮川,常引得外村人羡慕不已。

大孟村的建村史大概有3000多年,是阳曲县最古老的一个村。追溯大孟的历史,要说到大禹治水时期,还要说到春秋时代的“孟丙”之邑。

传说,当年大禹治水走遍九州,到了大孟附近,只见山上的洪水都汇集到山下的大孟川。不仅淹没了老百姓的庄稼,还摧毁了他们的家园。百姓生活特别艰苦,常是颗粒无收。大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挽救众生,他便在大孟村东的系舟山上了住下来。经过半个月的观察水势,查看水情,终于有了治水方案。《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理水水,劈开高山,砍伐林木,开凿道路,对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进行了详细的勘定标记。所以才有了“打开龙门汇,空出大孟川”的典故。所谓龙门汇,就是今天青龙镇东北的杨兴河、中社河、深沟河三河汇流处。大禹将大孟川上的洪水引入杨兴河,又经过龙门汇,流入汾河,最后注入黄河。这样,经受洪水侵扰的大孟川,终于变成了富庶美丽的米粮川。

村民为了感念大禹治水的功德,就把自己的村子叫作大禹村。春秋时期,这里成了晋大夫孟丙封地,慢慢就又叫成了大孟村。

经过几千年地理地壳的升降和山体风化的变迁,如今的大禹村,山川地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古老的地理信息仍留在当地的地名中。村东面的系舟山、禹王洞,这些和大禹有关的地理名词,都在向我们展示着曾经的治水英雄在此间留下的生活足迹。

不管名称怎样改变,大孟村的大禹治水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走在大孟村的街道上,古书上记载的“三龙四巷十八巷”,至今仍在,走进每一处院落,每一条巷道,都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和文化。